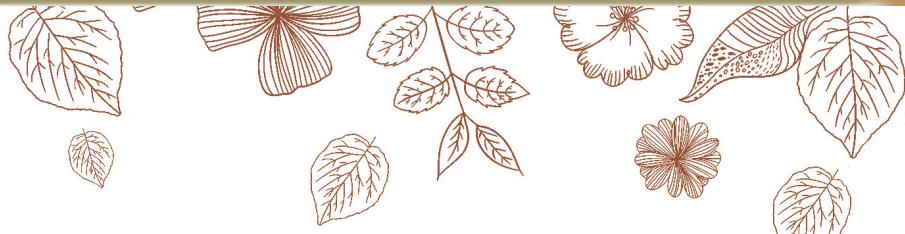


又到开学季。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迎来了新学期、新学年，眼前一幅幅新鲜而充满活力的场景，总是引人遐想，回味无穷——



开学季温暖瞬间

最美花书包

我是1970年上学的。入学前，母亲早早为我做书包。她不知从哪儿找了好多碎布头，长的方的斜的，三角六棱的，好大一包。摊开来挑挑拣拣，母亲一块块拼凑，用针线缝合起来，做成了一个花书包。

母亲心灵手巧，针线活儿很棒，她觉得做的书包有些单调，念叨：“俺给你绣上几朵花吧，绣什么呢？”我想起菜园竹篱笆上的牵牛花，这时节簇簇挨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儿，便说：“那就给我绣一朵牵牛花吧。”母亲从货郎处买来了一绺彩线，一个晚上的工夫就绣了出来，一株牵牛花盘盘绕绕爬到高处，开出红火火、鲜亮的花儿，上面还落上了一只黄蜻蜓、一只红蜻蜓，让人看着亮眼提神。

转眼开学了，我背着母亲做的花书包上学，打眼一看，同学们的新书包五花八门。铁蛋儿家里殷实，书包是他妈用一块布料剪裁出来的，上面绣了一颗红五星；三丫家穷，书包是把化肥袋子剪开，洗净晒干，简简单单缝成的，上面依稀还能看出“xx尿素”的字样。就数母亲给我做的花书包漂亮，缀连而成的布块像东山上一块块梯田，针脚细密，绣工精致，红的紫的靛蓝的牵牛花像真的一样，连那个垂着大辫子的女老师都夸我的书包好看。

我的同桌叫金环，她家是军属，所用的书包是军绿色的斜挎包，图案装饰为鲜艳的五角星，下方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红漆大字，闪闪发亮。这在当时非常时髦，当即把我的花书包压下去

了。少不更事的我回家后，直夸金环的军绿色书包怎么怎么好，说母亲做的书包太花哨太土气，非逼着母亲想办法搞来带劲儿的书包。这可让母亲犯了难。

班主任老师听说了，把我找了去，说：“你知道吗，你妈妈为了给你做书包，在村里、到镇上，跑了三四家裁缝铺，又到左邻右舍找了些布丁布块，千辛万苦给你做出来这么好看的书包，你却不知珍惜，还和同学搞攀比……给我这里有一只军绿色背包，跟你换好吗？”

听了老师一席话，我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再看她手中的军绿色背包，我觉得还是母亲做的花书包有样儿，是世上最美最珍贵的书包。

刘琪瑞



父亲送我去报到

张帮俊

又到开学季，很多高考学子要步入大学生活，开启崭新的人生。我不禁想起了父亲送我去省城上学的情景。当年，我俩坐火车到校，正赶上学生上学潮，座票都卖光了，只有站票了。我们是一路站着，幸好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。到省城后，饥肠辘辘，父亲舍不得吃好的，而是买了几个馒头，就着自带的开水与榨菜凑合着。吃完后，我们转了几辆公交车到校。

到校报名后，他便忙开了。和我一起去宿舍，给我铺床铺。年少的我像个甩手掌柜一样看着父亲在忙碌。父亲还把宿舍里的几个空水瓶装满了热水。这让同室的室友与家长夸赞，父亲真勤快。忙完后，父亲主动把我“推销”给室友，意思是，我老实内向，请各位多多帮助。父亲还从包里拿出从家带来的枣子给大伙吃，还将自己腌的小菜每人送一瓶。看来，他都提前想好了，怪不得，包里鼓鼓的。父亲真是个细心、考虑周到的人。

带着父亲在校园里转了一圈，父亲的脸上是那样的惊喜与羡慕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儿啊！你多幸福，可以在这么漂亮的大学里学习生活，一定要好好学习。爸爸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。”

回去的火车票是晚上7点，本可以买6点那趟，可父亲还是想多陪我一会儿。和父亲吃了一顿离别饭。父亲说了很多，既高兴又有些失落。高兴我能上大学，圆了大学梦。失落的是，我这一走，家里就只剩他和年幼的妹妹了。

送父亲去火车站，快上车时，他从我手中拿过包，然后，又从口袋里掏出300元钱塞到我手里。我推辞道：“爸，你给的生活费够了，这钱还是留给你和妹妹买东西吃吧。”“给你拿着。大学生活要用钱，别乱花就行。”我知道父亲的脾气，也就不推辞了。上了车，他将头伸进车窗叮嘱我：“等会儿回校注意安全，没事，给爸爸打个电话，需要啥东西了，跟爸爸说……”

火车带着父亲挥手的姿态远走了，那一刻，我望着远去的火车，心里既有温暖又有伤感。打这以后，我们便成了彼此最亲的牵挂了。

刘强

声，如万马奔腾，若骤雨敲瓦，人声鼎沸，仿佛是抢收抢种的劳动场面。同学们争先恐后，在欢声笑语中，各种杂草应声倒下。老师们分散在同学们之中，一边指挥战斗，一边提醒安全。一会儿工夫，师生们满是灰尘的脸被汗水冲成了几条溪流，像是戏剧舞台上的小丑，滑稽而可爱。

没用了半天，杂草除去，校园恢复了原貌。次日放学后，我们又可以在地面上滚铁环、抛玻璃球、跳房子，玩各种游戏了。学校虽简陋，快乐却不限，知识更无涯，我们用一把锄头，凿平了新学期的求学之路，打开了通往知识宝库的大门。

开学带把锄头来

多年前，我就读的小学基础设施极简陋。低矮的校舍，没有操场，校园内全是土质地面。漫长的暑假结束时，校园里杂草丛生。

开学那天一早，母亲早早地把我叫醒，催我洗手洗脸，破天荒地让我换了身新衣服，给我煮了一个鸡蛋。吃过饭，父亲拉着我的手，亲自把我送进了教室。

大约过了一个礼拜，新书发下来了。一本《语文》，一本《算术》，散发着幽幽的墨香。回到家，我兴奋地把新书拿出来，向父亲嚷嚷道：“爹，发新书啦，给我包书皮！”说着，便要拆旧书上的皮。父亲见状把我拦住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新书更得好好爱护，哪能用旧书皮呢？”说完，父亲脸上的笑容却慢慢收敛了起来……家里连个像样的纸片都难找，上次包书皮的纸还是从大伯家要的，这次又用什么来包呢？父亲转来转去，突然眼光停留在了墙上挂着的那幅画上。已记不得那是张什么电影的海报，是不久前父亲托别人从城里买回来的。见父亲打上了这幅画的主意，母亲有点舍不得，说这画还没挂几天呢。可父亲还是毫不犹豫地揭了下来。

父亲把画纸放在桌子上，从中间对折、剪开。接着拿过半张，再对折找出中线，把新书放上，用铅笔做好记号后拿开，用剪刀把纸剪出两个梯形的缺

口。再次将新书放到中线上，沿着书本的边沿折好，又把每个书角叠出一个小三角来加固，将书的扉页包进里面。最后，把多余的部分剪去。父亲做这一切的时候，显得是那样小心翼翼、一丝不苟。

两个书皮包好以后，父亲点起支烟，深深吸上几口，然后捻灭烟屁股，拿来砚台和毛笔，用蝇头小楷在书皮上分别写上“语文”“算术”和我的名字。

完成这一切后，父亲像完成了一项重大工程一样，舒一口气，指派我把两本新书在柜子上摆整齐，上面隔一本旧书，再放上一块砖头。父亲嘱咐我不要动它们，说得压一宿，这样书皮的边沿棱角才能紧致、服帖。

一直到小学毕业，都是父亲给我包书皮。而每一次包书皮，父亲从不马虎、从不懈怠。因为他看来，书皮里包着的，不仅仅是新书，更是对儿子的殷殷期望。

开学带把锄头来

多年前，我就读的小学基础设施极简陋。低矮的校舍，没有操场，校园内全是土质地面。漫长的暑假结束时，校园里杂草丛生。

9月1日报到，在发新书时，老师边看花名册边交代：“某某同学，领到新书就可以回家了，明天正式开学，记得带一把锄头来校。”花名册上，老师早已作了细致分工，哪些人带锄头、哪些人带铁锹，哪些人带竹筐，还有哪些人带扁担。

全校师生开学第一课就是对长错了地方的野草展开一场“歼灭战”，要求“寸草不留”。“歼灭战”开始，只见烈日下人头攒动、烟尘滚滚，“嚓嚓”锄草声、嬉笑嘲讽声、震地脚步声、指挥吆喝

次日，各种工具被带到学校，在班级门口错落有致地摆放，大锄小锄、竹筐荆条、宽窄扁担，校园成了“农具博物馆”。校长迈着阔步，一步一米，将“荒草地”平均分隔成几块，分配给各个班级。随后，校长召开了新学期首次师生大会，不谈暑假作业，不谈教学计划，只谈“根除草患”。校长强调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早拿下阵地者早回家。

“战斗”开始，只见烈日下人头攒动、烟尘滚滚，“嚓嚓”锄草声、嬉笑嘲讽声、震地脚步声、指挥吆喝

